

交大同學的友情

陳樹曦

交大同學有一個專流的好習慣，就是不分地域，不論年級，不談系別，不問男女，只要提到是交大的同學，一見面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！而且這種親切同友情，不是其他任何學校同學所能及的！

我第一次感到這種情感，就在我畢業的那一年。那是民國二十三年畢業於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的，分發在津浦鐵路實習，前四個月派在徐州府車站，實習運輸業務。報到後，那一位站長只告訴我們每月向何人領生活費就算了。如何實習？暨向何人請教？似乎均沒有人管！我們幾個同學每日在站上閒遊無所事事，倒也逍遙自在，但是，想到實習後要交報告，就頭痛，因為不知道如何下筆。有一天——在我們報到不久，忽然有一位副站長來看我們，他自我介紹，姓孫名頌茂，是交大滬院鐵道管理系畢業的，要比我們高好幾班（民十九或廿級），他是江蘇無錫人，在站上擔任聯運過軌車輛清算的副站長。他自願每天下午抽出時間來指導我們實習。這是我第一次感到交大同學間的親切同友情。

抗戰時間，津浦路首先淪陷，所有員工奉令就地遣散。我憑了一張服務證，經過隴海平漢兩路退到了漢口，一路上都有相識或不相識的同學照料。我的原籍是四川人，生長在北平，到了漢口，就想回四川老

校慶憶舊

沈繩一

記船校參加第一屆上海市學生軍大檢閱 重慶市水上運動大會 記

記得大約是在民國二十三、二十四年間，上海發生「一二八」之役以後，直接刺破了江南一帶，富庶之區民衆的迷夢，再不能迷戀于燈紅酒綠的享樂生活

真所謂「國難臨頭」政府也有鑒於此，乃實施各中等以上學校之軍事訓練，成立訓練總監部來執行。最注意的是上海各大專學校的軍事訓練了。因為可以登高一呼，影響全國。

說起上海的大專學校，要實施軍事訓練，不是一個簡單問題，大學的生活尤其是上海的大學生，剛脫離了拘束的高中生活，在過一個毫無束縛的大學生自由生活上課不點名，進出自由，一旦說是要軍事訓練，在五分鐘熱度，過了以後，要把吊而朗當的上海大專學生一般的看法，過軍隊生活是很難的，祇能先來個軍事操。一年以後，政府要看看成績，決定在上海市龍華機場附近，舉行上海市第一屆學生軍大檢閱。這時一般的觀感，上海市的學生軍訓，交大可得第一，因為交大學風認真，操練純熟，但想不到，老

大哥翻了個跟斗，傷在小老弟的手中，出了一匹綠馬。

綠馬的來頭，原來是軍服的顏色，一進船校後，即發夏季制服二套，白色皮鞋一雙，冬季制服一套，冬季大衣一件，制帽一頂，白帽套二個，黑皮鞋一雙，黑領帶乙條，白襯衫二件，運動褲衫各乙件，外加草綠色軍服乙套，另附綁腿一副。生活管理，是澈底軍事化。

船校在參加上海市第一屆學生軍大檢閱能得第一，事先有一番跡象，首先應推第一功是訓導有方，那時訓導長是現任師範大學校長孫亢會老師，孫老師是一位教育長者，他先身教，凡事以身作則，吳淞砲臺灣的冬天，是够冷的了，何況外加刺骨的海風，一清早同學起來上早操，從熱被服內，被孫老師拉起趕往操場，跟咱們年青小夥子一起作柔軟體操。因之，他老人家的言教，同學大家都聽，他勉勵同學，要以團體榮譽為重，尤其是船校的學生，將來上船服務航行

家去看看。首先我過江至武昌粵漢路局拜訪在該路運輸處服務的一位學長謝岳（移山）。也是平院民國十二年畢業的，比我要高十一班，與我在津浦路同過事，但也不過只有數面之雅。一見面，他就留我在粵漢工作，為我婉拒了，因為我告訴他我想回四川老家去看看，他馬上又自動的為我寫了一封信給他一位同班同學——四川公路局車務處副處長張應熊（財徐）學長，介紹我去四川公路工作。後來，我在四川公路局擔任了一個短時期的工作，也是因為這一點的淵源。交大同學間的親切同友情，類似我上述的兩件小故事，在我離開學校後不知道遭遇到有多少，真是，如恒河沙數是數不盡的！就以「友聲」而論，從發行到現在，已有一百八十幾期，每月發行一期，已有十五年以上的歷史了！一個同學會辦的刊物，沒有經費，能够按期發行不致中斷，真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，而且所有的費用都是海內外同學自動捐助的，從這一點的精神來看，就可以衡量交大同學友情的評價了！現在，「友聲」發起臺幣七十萬元的基金運動，集腋成裘，完成自給自足的目標，當更有助於「友聲」聯繫的加強，這自然是我們海內外同學大家的願望了！